

談易----王亭之

隨著一聲新年到，『財神爺爺』看顧您了，
你獲得了『財神爺爺』贈送現金 2319 個美元。

王亭之何以不談易

易學分「漢易」與「宋易」二種，王亭之有興趣者唯在易漢學，對於宋學，從來不屑一顧。蓋漢人談易，以象數為主，雖諸家易學皆有缺點，但卻不能欺蒙讀者，因為漢代易師都有自己的體例，一亂體例，或支吾其辭，立刻就漏了底，當為學者所笑。

宋人治易則不同，他們不須體例，只是拿著《周易》來發揮，一卦一爻，便是一篇文章的題目，人人可以作文。今人談易，走這條路的比較多。

如果在販文認可區談易，當然亦以走宋人的路數為佳，反正是作文，作之哉，容易得很。

若談漢易，則那些象數根本無法可以在方框談得清，一般讀者恐怕亦不感興趣。甚至植字工友亦必對那些卦的符號大感討厭。王亭之一向不在報刊談易，職此之故耳。

王某未將「大玄空」授人，亦是因為懂得漢易的人有如鳳毛麟角，無漢易根柢，對「大玄空」便完全無法入手。

因為既無法根據「九宮」來變卦，變卦後亦無法由其「爻辰」、「納甲」來推斷一時一地的徵應。然此門絕學，亦勢非傳人不可，王某目前正為此頭痛。是否開個課程，十分之猶疑。

以易理而言，陰陽消長，盛衰往復，無非都是循環，是故有人說，美國有可衰之理，而中國則有可興之道，未嘗沒有理由。

但是，若以為易理只言循環，那就未免太過看小了這門學問了，必須懂得何時循環，如何循環，那才可以稱之為「明易」。漢易學諸師所言者，其實即是這些問題而已。

知何時循環已不易，還要知道如何循環，那便是循環的細節了；此更難知，易師於是便立種種法則，用以窺測，由是即有易筮，其實易筮無非只是易的應用之一而已，最重要的，厥為易理，那便是一套套完整的哲學系統。

其實，「大玄空」、「小玄空」等等，無非亦是易的應用，又有一套「梅花易數」（內容與坊本所傳者完全不同，連成卦變爻之法都不同），都可以說是易用的精粹。亦必須能明易之用，然後才能知道漢代易師不是胡說八道。

如今許多鄙薄漢易的人，實緣不知易用之過耳。此有如人習「純數」，不知「應用數學」，於是便不理解漢易為「應用數學」而發展的「純數」系統。

若問國運將何若，則在資料奇缺下殊難推斷，若要推算準確，則所需必要齊備，才能說得出事情的真相。

老實說，王某自推，悲觀之至，甚為子孫憂也。再過十零二十年，人間已少樂土。

王某很強調眾生的共業，即此之故，知易理者，當不視王某為迷信。

《火珠林》與「如來藏」

烹調高手呂太，不嘆世界，搵苦來辛，跟兩位師奶合作，搞一間「當藝家政中心」。地方細細，人才濟濟，開辦課程多種，其中一個課程，是王亭之教授《火珠林》卜易。此乃用錢占卜的最古老方法。

當年王亭之拜王子畏教授為師，子畏師一共傳了王亭之三門易術。一為「河洛理數」，一為「火珠林卜易」，一為正宗的「梅花易數」，三者皆與坊間書刊所說不同。而教授《火珠林》，則可說是王亭之生平第一次，而且約定只教一次，以後未必再開課。

八十年代，王亭之曾在香港開課講授過「河洛理數」一次，至今未曾再講。另外，王亭之有一個電話服務在香港，占「梅花易數」，至今已五年，算是長壽檔也矣。那其實是應「大道」王永楓之邀而製作，所據為先師王子畏先生所傳的古法。

如今又應「當藝」之邀，為其開課講授《火珠林》占卜法。這門術數亦為王子畏師所授，來源為漢代的京氏易，然而子畏師卻認為這很可能是東漢至晉代發展出來的占卜法，因為裏面有用到三國時虞翻的易例。

虞翻跟廣府人甚有淵源，他出仕孫吳，貶官交州，曾在番禺講學，其講學之地據傳即今之光孝寺，由是廣府人遂通易學。而嶺南的禪林亦多講易，以易理明佛理，一時成為風氣。王亭之少年學佛時，尚有禪門老宿用《火珠林》的「八宮世應」來說「如來藏」，後來王亭之受甯瑪派法，即由此而貫通甯瑪派的見地。由此可見《火珠林》占卜，與禪門亦有交參，非以玄談附會佛法也。

子畏師所授的三種易術，王亭之都已將之傳世，是則可謂已無憾事，不致懷寶自秘而愧對師門也。

答「易數原則」之問

有一位俄亥俄州讀者黃君，寄信給王亭之，討論《梅花易數》。他說，大約七年前，人在香港，在收音機聽過王亭之談梅花易數，很感興趣，便買了有關這面方的書來讀，又搜集王亭之一應談及易學的文章，兩相比較，發現王亭之所言，跟他買回來的書本，說法大不相同，因此疑團滿腹。他說，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王亭之占某賽手在澳門賽車，是否可以掄元。王亭之在收音機說，初時有障礙，但最後可以取勝。後來果如所占。當時占得的卦，是「雷火豐」變「澤火革」。

這些七、八年的事，王亭之已經忘記，當時不記得是應李英豪之邀，抑或是鄧惠嫻所約，曾在電台談過術數，可是節目做了兩三個月，便興緻索然。索然的原因，不提也罷，不關電台的事，而是是非太多，又太濕碎。王亭之不怕是非，卻怕濕碎，因此就自動收檔。

王亭之得這位黃君來信，實在歡喜，七八年播點種，想不到居然有少少收穫。可是黃君來信，要王亭之發表一些文字，提供占算《梅花易數》的原則，那又未免考起王亭之。

台灣出版關於《梅花易數》的書，王亭之亦看過兩三本，很佩服作者能夠提供一些「原則」，教人如何占算，至於王亭之自己，卻真的沒有什麼「原則」可言。如果一定要講「原則」，那只能說，先要將漢代經師的「易例」學熟，尤其是京房的《京氏易》、虞翻的《虞氏易》，以及鄭玄的《鄭氏易》。第二步，是研究宋儒邵康節的「先天易學」，因為《梅花易數》用先天不用後天。

能如是，大概就不必再學什麼「原則」，隨機取數，由數得卦，由卦生象，便可以占算矣，焉有那許多「原則」耶。黃君其努力焉。

漢易研究一片空白

王亭之近日讀到三本大陸出版的《周易》研究著作，這或者即是「開放」的成果矣。然而這些著作，卻實在辜負了一番「開放」，因為它們始終不敢堂堂正正將《周易》看成是一本卜筮之書。三本著作，一本講古仔，說是武王伐紂的歷史。這種觀點其實很犯駁，要寫歷史，何必如斯隱晦，弄到要用卦爻來做代號耶，它們又不是情報密碼。

另一本，則說是奴隸社會的歷史紀錄。如果說《周易》一書有許多奴隸社會的資料，那當然可以，因為任何著作都脫離不了社會背景。但倘如將資料看成是完整的歷史紀錄，那就未免太過癡居。第三本，雖然採用漢代經師的觀點，既談卦例，又說爻例，只可惜作者偏要時髦，久不久就要「辯證」，大概表示自己是用「唯物辯證法」來研究卜筮，而且一陰一陽，正符合「矛盾統一」，因此就得非要古人穿「解放裝」不可。

未開放前，王亭之跟人談起《周易》，總可惜大陸的學者，未能自由發揮，發表著作，因此很少讀到內容紮實的研究文章，只除了用文字學觀點來「訓詁」《周易》，此外便似乎有所禁忌。

然而「開放」矣，開出來的結果，依舊是縛手縛腳的文章。王亭之不明白，把《周易》看成是卜筮之書，有何不可，若說卜筮迷信，那亦是古人迷信，我們總不能要求古人懂得馬列主義與辯證法也。王亭之不知道，到底如今大陸究竟是已無人研究《周易》漢學，抑或是易漢學依然犯忌。總而言之，自「開放」以來，易學著作出版雖多，可是卻看一本令人失望一本，甚矣乎，得好書之難也。倘若不在這方面加以補救，再過十年廿年，《周易》的漢學研究，恐怕真的會變成空白。

術數與背景

王亭之做過一次演講，略談中國的占卜術，有人便約王亭之寫一本洋文書，介紹由古至今的各種

占卜法。這本書寫成，相信每年的版稅應該相當可觀，不過王亨之卻實在無法寫成這本書。原因很簡單，不便於翻譯。

以《六壬》為例，「發三傳」、「起四課」，用中文的干支，簡單明瞭，但如果譯成洋文，相信連王亨之自己都會睜到眼花。

以《易林》的占法為例，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六十四變，如今譯成洋文，讀者能夠明白才怪，除非他是專業研究人士。

甚至以《梅花易數》為例，要一般讀者從數字分別「先天」、「後天」，王亨之相信亦不容易，他們很容易會出錯。

所以王亨之覺得，每種術數實在有他的民族文化背景，一離開背景，就不容易瞭解。有一次，有人說要用印度的「九層星盤」來交換王亨之的「紫微斗數」，王亨之揭一揭那些資料，便覺得自己永世無法精通「九層星盤」之術，因為自己完全不熟悉婆羅門文化。

亦正由於這樣，日本人跟韓國人學中國的術數，亦決不可能精通。王亨之碰到一個享盛譽韓國斗數大師，交談之下，便知他其實並未得訣；亦認識一位日本的玄空風水學家，他自稱得到唐代的古法，則無非是「排龍訣」而已，可是由於他不瞭解唐代的文化背景，因此在解釋上便有錯漏。所以，其實很須要將中國古代術數，用現代的語言與觀點重新整理，寫成一些書本，出版一套叢書，除了傳「術」之外，還要指出古人的說法，是基於什麼文化背景。有了這套書，至少可以將千多年的術數來一個總結，方便後人繼續研究。王亨之近年老態畢呈，不堪負此重責，因此只能有此期望。

占卜方法的演變

《周易》占筮的方法，如今可謂已經失傳，也可以說，只得傳一半。——怎樣占出一枝卦，有明文可按，因此絕無問題。可是卦有變爻，如何據變爻來占筮，則聚訟紛紛，至今尚未有定論。

二十年前，王亨之根據京氏易的原則，寫成一篇文章，討論「周易變占法」，發表於台灣一本易學雜誌，未見有反應，反而見到日文繙譯。這篇文章所討論的，即是失傳了的一半，亦即「爻變」的問題。不過王亨之自己亦不敢肯定，自己是否真的能夠發掘出古人的筮法，只不過提出一個意見而已。

古代筮法失傳，是由於後來有更簡單方法來代替古法，這便是如今仍然流行的擲錢之法，盲公搖龜殼便是用這方法。——古法要數十八次蓍草，簡法卻只須擲六次銅錢，二者比較，當然以擲錢為快捷。

擲錢之法，起於漢代，有一本書叫做《火珠林》，便是依據這種筮法而寫，如今已成為重要的術數文獻。

不過，擲六次銅錢依然麻煩，所以後代還有簡的方法發明。例如《六壬》，只要報一個時就可以占卦，那就更見簡捷。《六壬》在古代多用於兵占，兵占非簡捷不可，臨陣之前，軍師「合指一算」，用的就是《六壬》。有一本書叫做《大六壬類集》，大概是最早出版的六壬術數書，裏頭便完全談兵占之法。

因此可以說，占卜之術的發展，趨向是由繁而簡。

《六壬》有一個缺點，那便是每日只得十二卦，雖然可以用其他方法來補救，但總不如易占隨時可得齊卦變爻變，因此後人便又創出《梅花易數》，既快捷，且全面。

占卜之術發展情形，大概便是這樣。

術數有局限

王亨之一向認為，任何術數皆有一套原理，《周易》為古代占卜之書，已成不爭之論，他的原理，漢儒以「天人感應」的道理來加以解釋，漢代經師則將陰陽交參的變化，衍發為一套卦象爻象的學說，後代研究《周易》的人，亦只好跟著漢人的說法來研究，這即是所謂「師法」與「家法」矣。

然而即使是漢代經師之說，亦有其局限。京房已閉矣，他的《京氏易》，凡談漢易者無不重視，

可是同樣架勢者，卻有三國時的虞翻，《虞氏易》一樣受研究漢易的人重視。

這也就是說，京氏虞氏都有他們的局限。如果沒有局限，有了京房就不會有虞翻的易學存在。故研究術數若不明其局限，很容易便會變成迷信，是大有害於術數，絕對不是對古代術數的尊重。舉此一例，餘例可知。然而不知近人的心胸為什麼如此狹隘，王亨之一說術數有局限性，許多人便跳起來戟指大罵，說是對他們的術數侮辱云云。陰沉一點的，則譏王亨之不通「靈」，若通靈則無局限矣。總沒有人肯客觀一點，承認事實。

若只是關埋門，做「無局限術數皇帝」，這也倒罷了，只是凡談靈說異的人，一定際遇多多，他們相識滿天下，放「朋友咭」的箱，最少十大個，於是乎就發生許多故事，聽見都令人發笑。這樣一來，起初對術數感興趣的人，相信就會變成對術數鄙視，因為身受其害，有切膚之痛也。研究術數的人，從古以來社會地位絕不高，九流十家之中，「陰陽家」居第九流，恐怕跟此就有緣故。

歷代都有一些讀書人，想將術數的地位提高，如清代的陳素庵，明代的萬育吾，官居高位，研究著作，然而術數卻依然沉淪於「靈異」的泥沼，是真辜負前人的一番心血。王亨之這番話不中聽，但其實很有誠意。

兩塊《易經》踏腳石

關於《易經》的訓詁，近人有成就者，唯李鏡池與高亨二家，高氏的書甚流行，其所著《周易古經今注》影響力甚大。高亨用「樸學」的觀點，為卦爻辭一一梳扒訓詁，居功甚偉，大陸四十年來關於《易經》的著作，唯《周易尚氏學》及高氏書而已，其餘比附歷史，甚至用唯物史觀來說易者，皆不足道也。

《周易尚氏學》完全根據卦象，繼承漢代的易學路線，而且用《焦氏易林》來研究《易經》。焦氏乃漢代經師，由他的觀點，可以研究出許多前人未說明的卦象問題，因此跟高亨所走的訓詁路線完全不同。

不過《周易尚氏學》並不易讀，而且說卦象又不及訓詁文字之易於討好，所以尚秉和先生的書，便不及高亨的書流行，真可惜也。

兼且，近年研究《易經》的人，又興起一片「掃象」的風氣，台灣如是，大陸亦如是，他們認為「卦象」這種東西，是漢代人胡亂搞出來的，而且從來無系統著述，因此大可不必理會，不如用社會學、歷史學、人類學之類的新觀點來研究《易經》。這種風氣一流行，「尚氏學」就更加冷門。實際上，研究卦象難，利用《易經》來作文章則易，此所以「掃象」的風氣一經提倡，便立時風起雲湧，人人皆用此來寫自己的文章矣。在台灣，甚至有人專研《易經》與「三民主義」，真可謂聖之時者也。不過大陸亦不讓台灣專美，那種「唯物史觀」，頂他不順。

近年出版關於《易經》的書不少，對初學而言，讀此兩本便足，一者知卦象，一者明訓詁，雖非盡善，亦踏有石矣。再求上進，則當然還有許多好文章非讀不可，如于省吾的文章，時時擲地有聲。

用「梅花易數」打老虎機

王亨之在大西洋城觀光，偶然靈機一觸，用「梅花易數」占老虎機，自己中了一百番餅，為同行的于峰老婆選一機，亦中一百番餅，因此偶中，便起研究之心。當時占卜的靈感，乃根據老虎機的「即撲」原理而來。原則上，老虎機必須儲夠一定銀碼，然後才會出「即撲」，所以據此原理，便可以用「梅花易數」占之矣，只須占此機的「貧富」，若卦象顯示其富有，那即是說，此機已經殺到盤滿鉢滿，理應開「即撲」矣，故據此便可選機。

後來遊拉斯維加斯，再用「梅花易數」占，則同行者皆中「即撲」，少者一百，多者一千，及至深夜，王亨之自選一機，卦象甚吉，果然打中較大獎金，領獎且須報稅焉。

由前後占算紀錄，王亨之認為，此老虎機死物，一定鬥不過「梅花易數」。美國的老虎機，有政府管理，控制一定賠率，故未知其賠率若干，如果賠率低，那便是殺多賠少之格，用「梅花易數」

去占，很容易占出架架機都窮，那便等於混吉。或疑曰：「機器死物，何以亦能占？」則不知機器雖死，但較定賠率若干，則屬人事所為，因此所占實人事而非死物也。

不過若持此術在賭城搵食，亦甚困難，中一百番餅「即撲」，可謂無用，除了本錢，得啖笑而已。揀大「即撲」，則往往占算幾十部機，都揀不到一部，揀中矣，此機又可能有人在玩，是亦白費氣力。

因此中「即撲」始終要講財運，王亭之偶然遊戲，只是試驗性質而已，若要浪費餘年，長期躲在賭城打「即撲」，雖兩餐雖有把握，到底浪費年華也，花不來之至。

關於「梅花易數」

「梅花易數」云創自邵康節，而且有故事流傳，例如有人用瓦枕擲鼠，枕破，露出一行字云：「此枕為擲鼠而破」。其人驚奇，於是再擲一瓦枕，則見字云：「此枕為前枕而破」。

這類故事增加了「梅花易數」的神秘性。昔年王子畏師授王亭之以《虞氏易》，即曾談及「梅花易數」，子畏師云：「此不過先天數耳，明《虞氏易》，即可通此道矣。」王亭之由是心領神會。

易學的「先天數」，的確創自邵康節，在此以前，無人談及，故邵氏實不失為一代宗師。然而邵氏一生不信術數，凡舉事連日子都不擇，此見於其子所述的《邵氏聞見錄》，所以說邵康節會占卦算命，王亭之覺得可以存疑。是則「梅花易數」是否由他所創，實不應貿貿然作出定論。而且，邵康節的子及孫，皆有著述傳世，其中不乏談到占卜算命的故事，可是兩人皆未提及「鐵板神數」及「梅花易數」。若此二術真為邵康節所創，則其子孫實在不應連提都不提，卻去講別人的占算故事也。

由此推理，認為此二術非邵康節之學，實在並不為過。關於「鐵板神數」，其來源可由明抄《甲子新數》看出，大概乃明人所創，其時尚無「鐵板神數」之名，其後代有發展，至清初已具規模，是則此術的源流已可謂大白於世，真與邵康節無關者也。唯「梅花易數」的源流，至今則尚覺昧昧，意其必為道家者流所創，托名邵康節，然而此道流亦必精先天卦，乃有學有術，不似「神數」之有術無學耳。

用先天數占易，乃於《火珠林》外別創一格，即不用錢占，而憑數字以及眼前風光，得數起卦，而其占則實仍用卦象耳，故通《易經》者，實不難自學此術。

易數未有傳人

檢點王亭之一生所學甚雜，少年時學道家，因此兼用功於《周易》，由是浸淫術數，師長輩一時皆期許甚殷，王亭之當日，亦頗以所學自負，蓋尚未知天外有天也。

中年以後，因病改習密宗，忽然又得遇中州派宗師，於是所學盡變，由道家而入佛家，於術數又有一番進境矣。然而浸淫於斯，鬚髮皆蒼，匆匆歲月又數十年，真可謂四顧茫然，交乘哀樂也。王亭之好詩詞，寫過一陣新詩，不成氣候；好書畫，然而終難免眼高手低。如今流落天涯，自顧未來歲月無多，因此頗有將平生所學傳人之意。斗數與玄空風水，已有弟子學習，雖領悟有淺深，然王亭之對此總算已有一番交代。唯能紹承王亭之易學心得者，則尚未有人，且王亭之對於《周易》，亦只有幾篇零星文字，不成體系，今後恐怕亦很難有關於這方面的寫作。

易數何以有奇驗，王亭之亦不知其所以然，幾個數目字立刻可以構成一枝卦，由是且得變爻，依之推算，往往可預知人事，即使連機械死物的運行亦可占出答案，斯真可謂奇矣。王亭之如今急於修密宗，以圖脫生死，故已無意再用功於易數，但若有人能專心研習，則亦未始不可以探究出新天地也。

答「斗數」與《周易》之問

近日忽然有幾個人向王亭之提出同一問題：「紫微斗數」究竟跟《周易》有無關係？既然有人感興趣，而這個問題實在亦值得一談，故不妨一言究竟。

斗數有許多門派，別的門派如何說法，王亭之不知，但本門「中州派」的說法，則謂斗數實生於《周易》，因此不得謂斗數與《周易》無關。

也可以這樣說，《周易》是本體，「斗數」是《周易》開展的應用，就其用而言，可以不理本體，

猶之乎吃麵包與吃餅乾的人，可以不理麵粉，如斯而已，但卻不能說麵包與餅乾，跟麵粉毫無關係也。

只是如今許多學斗數的人，光是學斗數之用已經應接不暇，甚至歧路百出，枉用功夫，因此自然也就無暇理及本體，大家都不理，也不知道如何理，便有膽說本體無關矣。其實要進一步深入研究，仍然非理不可，不明易理，便難深入堂奧。

王亭之可以舉一些淺近的例子--

紫微屬離卦，因此以居午宮者為得位，居子垣者則入了坎宮，變成失位。離坎喜相交，所以紫微喜會貪狼，變成「水火既濟」，貪狼乃坎宮的星也。但如果是貪狼會紫微，那就是「火水未濟」，反而不交，《周易》以交為通，以不交為塞，因此吉凶便截然有別。

天同為坎宮的星，巨門為坤宮的星，因此二星僅宜相會，不宜同宮，同宮則必在丑未，坤宮的巨門佔優勢，土剋水太過，反而易生傷感。

舉此淺近的例子，便知必須知本體然後才能知應用之理，否則便僅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

拙見如是，本門傳授亦如是，尚希高明教我。

十幾年前，王亭之想培養一個門人，將自己所得關於「中州派」之學，傾囊相授，但卻偏絕口不提本派絕學斗數與玄空風水，只叫其讀幾本《周易》，這樣做，無非怕斗數與玄空的吸引力太大，心思思想學，便不肯在《周易》方面用功。其實，《周易》恰恰是這兩門術數的本體，若僅知用而不知體，那就可能僅知飯而不知米，因此於煲生飯之時，便只好搔搔頭，始終不明米有受水不受水的分別。

後來收了四十個徒弟，傳斗數與玄空，則已無暇由《周易》教起矣，這是王亭之始終引以為憾的事。蓋當年先師惠老，一見王亭之，以七十二歲高齡，急急引王亭之承繼本門絕學，甚至可以說是說服王亭之入門來學，其中一個原因，便是覺得王亭之對《周易》已有基礎，不必更重頭學起而已，如今王亭之的徒弟若不通《周易》，始終是一大缺點。

當然，只記著一些推斷的法則，也可以說已通斗數與玄空，但法則卻是死的，能明本體，知其所以然，才能進一步思索，然後才能變通，若只學斗數與玄空，甚至認為《周易》與此無關，那便只是死背菜譜煮菜的廚師，一匙鹽，半匙糖，一茶匙醋，依書落料，便以為自己煮得一手好菜，卻不知道那些名廚，隨手落料，成竹在胸的境界。

再以寫畫為例，若不知《周易》，那便僅是一味臨摹畫稿的畫師，一脫離畫稿，便再畫不成片段。只是術數界卻有一個通病，一味以「秘訣」為貴，所以才拚命標榜「秘本」、「秘笈」，那就是但知求「用」，而不知本體的重要也。中州派的斗數與玄空，絕無秘笈，只有師門傳授的一些法則，但卻必須通曉《周易》，然後才能領悟其理，將之靈活應用。此乃王亭之肺腑之言，請勿以為悠謬。